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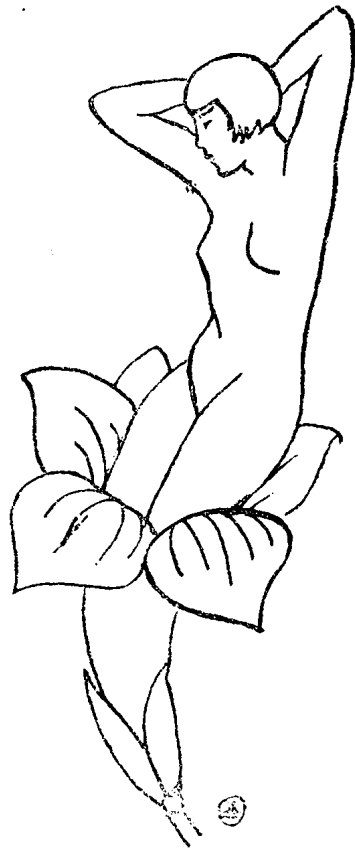
文學週報

第三七六一—三八〇期

第一七二—二五〇期

文學週報

上海書店印行



李金鑾作

文學週報

彙訂本第一冊

——一七二期至一九七期——

索引

著者排列的次序，以筆畫的多寡為準，題下所註之數字，係指本書的頁數。

一公

雜記「儲秀宮」

二〇三

子愷

燕歸人未歸

指冷玉笙寒

翠拂行人首

買粽子

表決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

馬首山無數

幾人相憶在江樓

樓上黃昏馬上黃昏

浣沙

欄杆私欲處遙見月華生

王任叔

文體雜話

化魯（見愈之）

平伯

記在清宮所見朱元璋的諷旨

批評『羸疾者的愛』的一封信

朱佩弦

聖林

一五五

二八

三七

八三

一〇四

一四七

一七六

一八五

一九三

二一二

三一

五

一三二

一八

給死者

五八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

七〇

「吳稚暉先生文存」

一八五

西歸

古希臘菲洛狄摩士的戀歌

四

短話

八，一六

「譴責小說」

三四

街血洗去後

五九

迂緩與麻木

六七

雜譚

七二，八七

論寓言

七四

六月一日

七五

為中國

九〇

寓言的復興

九二

敘拳亂的兩部傳奇

一〇六

止水的下層

一四二

秋晨

一九八

「茂娜凡娜」

二〇六

仲雲

可悲的中國文學界

五〇

路卜洵墜樓自殺

九三

文學與政治及輿論

九七

作品與作家

一三八

小說的創作

一六六，一七七

守中

雜談

九六

沈雁冰

論無階級藝術

二，九，二六，二〇〇

花冠

一八

軟性讀物與硬性讀物

二〇

談談「傀儡之家」

三八

五月卅日的下午

四三

暴風雨

六五

街角的一幕

八二

烏克蘭結婚歌

一〇九

文藝的新生命

一二三

文學者的新使命

一五〇

疲倦

一六四

復活後的土撥鼠

一六八

大時代中一個無名小卒的雜記

一八二

關於「烈夫」的

一九〇

李劫人

編輯室的風波

六〇

跳舞非我所喜

一五三

法國著名的民歌

一六〇

李金髮

索引插圖

索引一

紅鞋人

一七一

高原夜語

一七五

詩二首

一八五

希聖

黑暗時代法庭之一幕

一五八

東華		論「吠陀」經	一九三
印度抒情小詩	六四，八六	惠之	
姜景苔		雜談	九六
花與少年	二一一	焦菊隱	
鄧生		慵懶	一四七
一件爛棉襖	七	病中	一五五
雜談	八七	傅彥長	
諸相	九〇	一封討論「評天方詩經」的信	一八八
別人的話	一九五	敦易	
徐調孚		宛轉	一八〇
官	二二	枕上聽雨	二〇二
『哥哥，安徒生是誰？』	一一四	聖陶	
安徒生的處女作	一二三	魔法	一九
徐蔚南		太平之歌	三七
半身小像	一一〇	五月三十日	四五
梁俊青		演講	五四
折骨行	二一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五八
殺戀歌	一四三	「認清敵人」	六八
晏始		興佩弦	一六八
扭捏	一四八	幸虧得	二一〇
得一		敬隱漁	
雜談	八八，一四〇	晚境	五一
望道		褚東郊	
死狗文論	一七二	立陶宛的民歌	一〇九
張若谷		英國戀歌	二〇二
評「天方詩經」	一三四	昨夜	二一〇

歌之

X市的狗

「太平洋」

他們又用那絞槽了

介紹蘇聯女作家賽甫里娜

趙景深

在消夏別墅

安徒生童話裏的思想

荷花

劉大白

八病訂誤

毛詩底用紐

心鏡

我底慟哭

『謹防利用』

毛詩以後的停身韻

矛盾的古詩音節論

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

龍山夢痕序

劉延陵

現代的一位詩人

小橋

謝六逸

「萬葉集」

萬葉集選譯

盛夏漫筆

顧一樵

三老太的一生

顧均正

安徒生的戀愛故事

荷馬墓裏的一朵玫瑰花

顧頤剛

起興

C. K.

吳歌甲集自序

安分

W生

三位一體

X Y Z

篇末

Y P

風化的傷痕等於零

其他

今後的本刊

上海學術團體對外聯合會宣言

路卜洵像

安徒生像及他的筆跡

安徒生的剪紙

房子的跳舞

小女人魚唱得最動聽

『他身上什麼也沒有』

文學週報彙訂本

第二冊索引

——一九八至二二三期——

著者排列的次序，以筆畫的多寡為準，題下所註之數字，係指本書頁數。

一君	奇文欣賞錄	四一九
于成澤	病裏聽隔院佛號	三三二
三昧	花癡	二八二
子愷	秋夜	二二八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二三八
花生米不滿足		二四二
夜半		二四六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二五〇
拋書人對一枝秋		二五七
月上柳梢頭		二七五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三〇五
我家之冬		三一二
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三三八
王以仁		
我的供狀		三四五
丐尊		

文學週報

(彙訂本索引)

平伯	序子愷的漫畫集	二一四
玄珠	南行通信	三一六
守文	篇末	二六〇，三〇八
仲持	錯投了胎	三二〇
仲雲	亞里士多芬的和平運動	二二九
	諾威文壇的新星	三一八
	論無產階級的文化與藝術	三七四，三八二，三九八
西諦	雜感	四一一，四三四
貓	風波	二二二
	旅中	二八六
	書之幸運	二九二
	春之中國	二九四
	雜感	三九二
志伊	青年的自殺	四〇四
牛鑑		四二二
李劫人	堵色・愛斯迭兒	二六五
		二四八
李青崖	可惡的話	三七八
	歸元寺中的一席閑談	二一五
李金髮	通訊	三一六
	詩人凝視	二一七
	看，我的小鳥兒真美呵！	二二七
	工愁的詩人	二三四
	北方	三〇四
	遺囑	三一一
李景陽	給母親	三三七
	土匪走後	三七七
沈冰	古代埃及的「幻異記」	二二六
	戀愛	二五七
汪靜之	耶穌的吩咐	二七八
	耶穌的吩咐三四二，三五六，三六六	三八六
	黃鶴樓上	三八七
	我若是一片火石	三八七
	灰色馬	四〇一
金滿成	創作的意義	四〇一
	國慶日	二四二
周樂山	雨夜悠思	三〇三
施江淹		三〇〇

許癡童年的故事	三四〇	關於參情夢的翻譯	四一六	妹妹	四一一
施蛰存		景 苦		這是夢麼	四二四
街車隨筆	四三五	在故鄉	三二四	葉。浴	
佩 弦		無 逸		男 友	三五〇
背影	二二〇	『陀螺』	二一八	劉大白	
徐嘉瑞		雲 裳		太陽姑娘和月亮嫂子	二五二
敦煌發見佛曲俗文時代之推定	二二三	寄 Y	三二九	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	二五九
霓裳羽衣曲與揚子江	二三一	愈之	四三〇	胡適之先生流毒無窮	二九九
徐蔚南		敬 文		萬古愁底作者問題	三二二
我友之書	二五四	小鳥報恩的故事	三三九	劉延陵	
白衣婦人	二六二	褚東郊		戀 歌	三四五
我給您這朵薔薇花	二七六	做一樁買賣吧	二五六	澤 民	
愛多亞的孩子們	二八二	我怎能離卿	三〇五	莫斯科通信	二九一
一串葡萄	二八九	熊佛西		靜 聞	
仙牛	三〇五	甲子第一天		花的故事	三〇七
金眼睛的馬山勒	三一二	四〇六，四一四，四二四，四三一		燕志儂	
曙光裏寫就的附注	三一六	聖 陶		結 婚	三三八
生命的火燄	三九四	雙 影	二二六	羅黑芷	
得 文		「同胞的鎗彈」	二七〇	失名者	二七九
篇 末	三九六	致死傷的同胞	三九〇	黃 昏	二八二
張若谷		趙景深		從酒樓裏出來	三三四
談「馬哥孖羅遊記」	二七一	童話的分系	二二三	鄉 愁	三八七
拉風夕納寓言序	三〇二	童話的印度來源說	三一〇	圓 臉	四〇二
章煥文		村舍	三二八	顧一樵	
妻子死後	三三四	拉綺洛孚的雪地	三六三	朝 露	二一九
傳東華		女絲工曲	四〇一	W 生	
「文學之近代研究」譯序	三三六			你已變了心麼？愛友！	三三九
				誰是兇手？	三九〇

文學週報彙訂本

第三冊索引

——二四至二五〇期——

著者排列的次序，以筆畫的多寡為準，題下所註之數字，係指本書頁數。

子 愷

小語春風弄剪刀

四八〇

大風之夜

五七五

鐵路之旁

五九四

Painter

六〇〇

王以仁

月夜

四四九

王任叔

土地祠裏

四五一

讀「飄浮」

五一四

王伯祥

歷史的「中國文學批評論著」

四四四

丐 尊

武者小路實篤氏的話

五四三

玄 珠

萬縣慘案週

六二六

守 文

雜感

五一六

守 莊

無聊

五三一

伏 園

中國舊畫家赴日與日本新劇

五二三

家來華

仲 雲

秋蟲詩

伊 凡

雜感

西 諦

狐與玫瑰

「西特」與「皮奧伏爾夫」

向光明走去

介紹「威廉退爾」

山中通信

避暑會

三死

月夜之話

山中的曆日

塔山公園

「自己動手」的最後一次

李青崖

「波納爾之罪」的漢譯本引言

李金髮

印象

詩兩首

愛之神

沈雁冰

老牛

汪靜之

「耶穌的吩咐」自序

詩兩首

傷心的祈禱

暮霞

六〇六

佩 弦

郵局的邂逅

六四六

五〇八

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四三九

四四二

飄零

五四二

四四二

周子同

顧著古史辨的讀後感

五一八

四六三

周樂山

哭白采

五五八

四七〇

東 郊

戀愛逢春季

六五三

五三一

我守夜的時候

忘餘錄

五七五

五九〇

乘 丞

一二等車

五八六

五八二

三 同歸

「怎麼能……」

五八七

六〇八

金滿成

甚麼叫做藝術

五五九、五六七

六六〇

胡愈之

「謎的書」選譯

四五四

四六〇

雨

徐嘉瑞

六〇〇

四六七

麗拉

徐蔚南

六三八

五八三

梅子

藝術三家言序

四八六

五二六

夕

秦宗堯

五三四

四四九

野色寒來淺

四四九

六三三

四四七

四四七

六三一

四四七

四四七

月圓人未圓

四七三

詩人遺像

六一一

蟄存

四七二

弱華

鄭振鐸

安納克郎短歌四首

四七二

天鴻的淚

四五六

太戈爾詩雜譯

五〇七

燕志儂

張若谷

劉大白

死的對付

四四八

斯脫刺斯蒲爾的宣誓

四四六

中國戲劇起源之我觀

五〇一

我的歌

四八九

關於「女兒國」的考證

四八一

我所聞的徐文長故事

五三一

致妻

四九七

一個藝術家的供狀

五三〇

德懿

悼生鬍子

四九八

馬賽歌

五八四

雜感

六二八

詩兩首

四九九

曹靖華

蔣光赤

節制

五〇六

啞愛

介紹來華遊歷之蘇俄文學家

死的故事

五一一

曹聚仁

皮涅克

遊山

五二八

國故與現代生活

四六二

黎錦明

握足

五四八

再論國故與現代生活

五五一

序「青年李蘭亭」

五六六

憶我的夢田

五六四

許傑

四七〇

馮九先生的穀

五九二

詩兩首

五六八

深夜的血

四九〇

哀劉夢葦君

六一〇

胡謔

五七〇

南京路上

四九五

哀中國

四六八

她的話

五八六

白日的夢

四九五

獨逸

四六八

女人吃苦

五八六

聖陶

四三八

記蕭伯納七十歲

六四六

介紹我自己

五九五

國故研究者

四七八

穆羅茶

六四六

景

五九六

楚狂

四七〇

阿姊

五〇四

憶意堅

六一二

我亦來談談徐文長的故事

四五〇

小木匠

五五〇

餓的故事

六五九

葛有華

五七六

移鼠

六一四

謝六逸

六五九

異地的來客

五七六

靜

五二九

羅黑芷

四四七

趙景深

五〇〇

蓋歌集序

五二九

醉裏

四六五

失散

五五四

小龍報恩和狗貓鼠仇殺的故事

六四二

決絕

五二二

夏芝的民間故事分類法

五五四

望

六五八

憶

五四八

記白采

五五八

天倫之樂

六五三

一種悲哀

六三〇

寄暢園

六〇五

天倫之樂

六五三

國手

六一五

文學週報

目次

今後的本刊

論無產階級藝術

古希臘菲洛狄摩士的戀歌

燕歸人未歸(漫畫)

記在清宮所見朱元璋的諭旨

一件爛棉襖

安分

短話

上海寶山路香山路口仁餘里二十八號文學週報社發行

每期定價二分郵費外加半分

全年五十二期定價一元郵費外加二角六分(國外一元)

今後的本刊

本刊與諸君相見已有四年了。我們常自覺我們能力的綿薄，且常自覺工作太忙，不能把我們的全力放在本刊上。這是我們所時時悵愧的。『日月出而燭火熄』，如果我們文壇的現象到現在已經較好，則我們甚願把這一盞光焰如豆的小燈吹熄了，使我們得以暫時休息。然而陰霾益甚的中國，却使我們不能實踐這個願望，甚且有使我們不能不更益努力者：

文壇的現狀，固未可樂觀。『小報』在上海的遽起，表示黑幕派作家的日益衆多。而一般青年的文學觀念，也有倒流之勢。低頭做介紹，創作的工作者少，而手執古裝的西廂記以及李後主，納蘭容若之流的詩集而咿唔者日多；所謂批評界也依然戴着冷酷的，刻毒的面具，僅以譏彈爲職志。一般民衆却更無進步；到處都可見出混亂的，無常識的，無秩序的病象。他們所有的文藝是包公案，施公案，濟公傳，所崇拜的人物，是黃天霸，是

第一七二七期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十號出版

濟公活佛。同善社，悟善社等妖亂的結社的勢力且日益盛大。老實說，現代的中國民衆，離開現代的世界的的生活不知有多少里遠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默然麼？能安心的把這一盞小燈吹熄了麼？不能的，不能的！牠的光焰雖小，我們却不能不更注入些燈油，執着牠向前覓路。

因為我們覺得本刊附在日報發行的不方便，自本期起，便與上海時事新報完全脫離關係，獨立出版。在這裏，我們有了一個注入些燈油的機會。

從前的本刊是專致力於文學的，現在却要更論及其他諸事。

從前的本刊是略偏於研究的文字的，現在却要更與睡夢的，迷路民衆爭圖。

總之，我們今後所要打破的是文藝界的諸惡魔，是迷古的倒流的思想；我們所要走的是清新的，活潑的生路。

論無產階級藝術

沈雁冰

從文學發展的史跡上看來，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是由全民衆的而漸漸縮小至於特殊階級的。中古時代的韻文的與散文的「羅曼司」必用帝王貴人爲題材，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其後所謂「小說」(Novel)者出世，李卻特生(Richardson)菲爾定(Fielding)等人始以平凡的人物，瑣屑的日常生活，作爲題材；但是專寫無產階級——所謂「下級社會」，的生活的文學，却還是沒有。

十九世紀初，英國小說家愛甘(Egan)作一部專寫下級社會生活的小說倫敦的人生(*Life in London*)可算是最早的描寫「下級社

會的文學；然而這部書在當時的文壇上，佔的地位，是小到不堪言。以描寫華貴生活爲中心點的浪漫派文學，那時正蓬蓬勃勃的興盛起來，一般民衆的平凡生活是被屏斥的。

十九世紀後半，因著自然主義的興起，無產階級生活乃始成爲多數作者汲取題材的泉源。自然主義的創始者，法國的曹拉(Nola)，作了一巨冊的勞動者，分明就是無產階級生活描寫的「聖書」。可是此時尚沒有人將這種顯然異於往者的文藝題一個名——一個便於號召的口號。據我所知，那是法國的批評家羅曼蘭(R. Rolland)首先題了一個名字叫做「民衆藝術」。他批評法國畫家彌愛(Millet)的田家風物的作品，就說這是民衆藝術——藝術上的新運動。

然而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後半，描寫無產階級生活的真正傑作——就是能夠表現無產階級的靈魂，確是無產階級自己的喊聲的，究竟並不多見。最值得我們稱讚的，大概只有俄國的小說家高爾該(Gorky)罷。這位小說家，這位曾在窩瓦河輪船上做過侍役，曾在各處做過苦工的小說家，是第一個把無產階級所受的痛苦真切地寫出來，第一個把無產階級靈魂的偉大無僞飾無誇張的表現出來，第一個把無產階級所負的巨大的使命明白地指出來給全世界人看！我們仔細地無誤會地考察過高爾該的作品之後，總該覺得像高爾該那樣的無產階級生活描寫的文學，其理論，其目的，都有些不同於羅蘭所呼號的「民衆藝術」。原來羅曼蘭的民衆藝術，究其極不過是有產階級智識界的一種烏托邦思想而已。他空洞的說「爲民衆的，是民衆的」，才是民衆藝術，豈不是剛和民治主義者所欣欣樂道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的政治爲同一徒有美名麼？在我們這世界裏，「全民衆」將成爲一個怎樣可笑的名詞？我們看見的是此一階級和被一階級，何嘗有不分階級的

文學

本社印行的文學家明信片，前已出版一套。因印刷美麗，甚爲文藝界所歡迎。現在第二套又出版了。計共六張，是世

全民衆？我們如果承認過去及現在的世界是由所謂資產階級支配統治的，我們如果沒有方法否認過去及現在的文化是資產階級獨尊的社會裏的弊化品，是爲了擁護他們治者階級的利益而產生的，我們如果也承認那一向被騙着而認爲尊嚴神聖自由獨立的藝術，實際上也不過是治者階級保持其權威的一種工具，那麼，我們該也想到所謂藝術上的新運動——如羅曼羅蘭所稱道的，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性質了！我們不能不說「民衆藝術」這個名詞是欠妥的，是不明了的，是烏托邦式的。我們要爲高爾該一派的文藝起一個名兒，我們要明白指出這一派文藝的特性，傾向，乃至其使命，我們便不能不拋棄了溫和性的「民衆藝術」這名兒，而換了一個頭角崢嶸，鬚眉畢露的名兒——這便是所謂「無產階級藝術」。

無產階級藝術這個名詞正式引起世界文壇的注意，簡直是最近最近的事！如上所述，本世紀初，高爾該的作品風行全世界時，批評家還不會提起這個名兒。七年前俄國的社會革命成功，無產階級由被治者地位，一變而爲治者，於是一向被視作愚昧無識污賤的無產階級突然發展了潛伏的偉大的創造力，對於人類文化克盡其新貢獻。俄國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創造，已經到了怎樣完美的地步，有成立七年的蘇聯與人以共見；至於他們在藝術上的創造，則因革命後最初三四年的內亂外患以及物質上的缺乏，使他們的力量不能專注，故而還沒有充分的表現。然即使如此，我們已可舉出一打左右的作家。在詩歌方面，有特米揚·勃特尼（Demjan Bedaj）的大路，火焰中間，蘇維埃哨兵等作品；有亞歷山大·勃梭曼斯基（Alexander Beusmensky）的彼得司摩洛丁，小帽，小鎮集，青年共產黨生活，雪鞋，列甯日，黨證第二二四三三三號，青年的列甯戰士，春之先引曲等；有伊凡·道列甯

（Jvan Dorinin）的汽機犁的機手，田野對於春之愛戀等；有亞歷山大·削洛烏（Alexander Scharov）的約伯先生，酣眠，乞福尼之歌，漂浮的冰塊，我們看好我們的國等。在小說方面，有失拉菲摩維支（A. Serafimovitch）的鐵的潮流，（講苦巴區及黑海沿岸內亂時一羣貧民帶了小孩子和女人偷過反革命的叛軍的防地而投奔紅軍的事）；有勃萊蘇夫斯基（E. Beresovskij）的母親講科爾却克佔據西伯利亞時一個女工人——就是那母親——炸燬白黨的一列軍火車的事，在空曠的草原中（講敘利息亞的內亂），共產社，紅十月等等；有李勃定斯基（J. Libedinskij）的一星期，（亦描寫反革命的內亂）；有塔拉蘇夫·魯迭哇諾夫（Tarasov-Rodionov）的呂南夫（講西伯利亞的反革命內亂）；有柏拉托西根（M. Platoshkin）的新生活（講蘇聯的工人生活）；有果瑪諾夫（D. Furmanov）的支却巴儉夫（言窩瓦區之內亂，描寫著名的紅軍大將頗有特色），紅軍等等；有尼克福洛夫（G. Nikiforov）的兩個時代，小機師（言一火車機師的幼子救一紅軍的火車免爲白黨所炸）；有科洛蘇夫（M. Kollsoov）的十三，（言少年共產黨及青年工人的生活），斯坦茹司（亦言少年共產黨的生活）；有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的鐵甲火車，有發特伊夫（Fadjev）的洪水，（言共產黨第一次在農民中間和遠東得了同情的勝利）；有薩果列那（L. Seifulina）的破壞法律者，有復爾珊克（A. Volseki）的反宗教的短篇小說鐘樓守者唐尼，綠色，村中通信等等；有曼斯奇（Em. Maisky）的描寫蘇俄婦女的社會地位之重要的三個父親。在戲曲方面，有倫那却爾斯基（A. Lunacharsky）的托瑪·康巴納洛（描寫這位十五世紀的烏托邦主義者）；有柏萊忒諾夫（V. Pleurov）的利娜，（寫一九一二年利娜區的屠殺事件）有勃伊洛

塞爾考夫斯基(Bjelozersky)的應聲，(寫美國勞工反對列強援助反蘇俄的白塞)。

我想讀者對於上面的一大串人名書名多半是極討厭的，——如果信然，我先對讀者道歉。我覺得上面的一串人名書名有介紹的必要——雖然只不過是人名和書名；而所以要討厭地在此處列舉，並非替蘇聯賣弄已有這許多無產階級作家，却是想借此告訴讀者，無產階級藝術實在只是正在萌芽；就現在已有的作品而言，雖不能說是太少，卻實在不夠說一聲：「已經多了」。我們知道文學的作品與批評常相生相成的。某一派文學之完成與發展，固需要批評以為指導；但是反過來，亦必先有了多了某一派的文學作品，然後該派的文學批評方才建設得起來。譬如好手的廚子果然應該常聽吃客的批評以改良他的肴饌，但是吃客先須有好肴饌來嘗，方才能夠做出一本「食譜」來。方今無產階級的文學作品既寥寥可數如上所述，我們對於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論便也不能存了太大的希望，妄冀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論已經怎樣的豐富圓滿。「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批評材料缺乏，雖天才的批評家恐亦難以見好，何況淺陋如我呢！我所以列舉一打多的人名書名，亦無非想讓讀者知道，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實在「可屈指而數」，大批的佳製尚在未來，而我則可希圖讀者對於此點了解，乃竟寬恕了我此文的膚淺拙劣。

本月二日應藝術師範學校之招，就無產階級藝術一題，略有陳說；適文學需稿，因舉所言筆之於篇，——此為第一節。

古希臘菲洛狄摩士 Philodemos 的

戀歌

西諦譯

一 散蘇

注進些油罷，我們的燈今夜必須飲油，牠是戀愛的秘密禮節的沈默的證人。現在，去罷，菲拉尼司(Philaenis)，把門關緊了去，愛神是嫌惡男人們的窺視的眼光的。親愛的散蘇(Xantho)，當她去了時，你與我——但是，不要說話！戀愛獨爲了我們守着他的神秘。

二 待合所

晚上好，密斯。晚上好，先生。你是什麼名字？我要知道。你是什麼名字？你是很奇怪，密斯。你也是很奇怪。

你有約會了麼？對什麼人我都可以。那末和我同吃晚飯罷：多少錢？不必先付錢，明天你安逸的付我罷。

好條件，我的可愛的；現在你什麼時候來？你喜歡什麼時候都可以。立刻？好的，你是一人；我將告訴你我的住處，你把我送回家。

三 秘密

我戀愛了一個美麗的女郎，而牠也不懼怯於戀愛；我們的唇相答，你吻我，我吻你，

介紹

小說月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

語絲 北京大學一院新潮社發行
現代評論 北京大學一院轉現代評論社發行
京晨報社附刊

不久，我們便到達了愛的完全的祝福。

但是，誰是我，誰是她，
我們怎樣會如此的同意，
所有那一切，仍然是在玫瑰的下面——
獨有委娜斯知道我們的秘密。

四對話

你好呀，我愛的。
你好，美少年。
你的女主人在家麼？
你有什麼事？
我要相識她，如果我可以。
你可以，如果你，能償付她的價錢。
那末，我今夜到她那裏來麼？
是的，如果你，有了那些錢。
這夠了麼？不，不，我的孩子，
你，去找一個便宜些的玩具罷。

五菲拉尼司

我不能說她高，
她的皮膚黑色，她的身材細小。
但是洋芫荽不能比上她的髮，
絨毛也沒有她的美麗的胸柔軟，
她的脆美的聲音含着魔人的可愛。



燕歸人未歸

子虛

如委娜斯的溫而柔的腰帶，
尤其好的是，她順着我的意，
並不求滿她的錢袋。
所以，如她那樣的人，我仍然是愛她，
直等到我遇到一個更完美的女郎。

以上菲洛狄摩士的五首戀歌，係從『希臘詩選』(Greek Anthology)第五卷中選譯。菲洛狄摩士

在一朵一朵花上飛翔着似的。

記在清宮所見朱元璋的諭旨

平伯

書名 太祖皇帝欽錄——明代抄本。
書的樣子 藍面，黃簽，經摺式，文皆楷書，有紅圈斷句。

這本書裏載的都是朱元璋的諛旨，以口旨密旨居多；但亦有長章大篇的，如「祭秦王文」之類是。所記的如分析之，不外下列四項：

- (1) 他的家務。(訓諭諸王)
- (2) 殺戮臣子。
- (3) 關於軍政等國事。
- (4) 不有重大意義的雜事。

這不是正式的官文書，乃是明宮的密件。看他訓諭諸王的話，都無非是叫他們怎樣防臣下謀逆，尤以對於秦王之死最為寒心。他說秦王是大約被進櫻桃煎毒死，究竟是否如此固是疑問，而他的疑鬼疑神的心理却全然流露了。他在那邊告訴諸王說，彷彿是這樣的：「你們看榜樣罷！你們小心些罷！」更稱明祖雄猜，是不曾冤枉他的。他的多疑亦非得已，只是騎虎之勢不得不然耳。疑今先生說：「右之警蹕，人民之畏其上也；今之警蹕，在上者之畏其人民也。」（見京報副刊第一一七號。）如他之所謂古，只是太古，我不得而證明其非是；若他把秦漢迄明清亦包括在「古」裏去，那位疑今先生未免專門會疑今，太不解疑古了。（另外有一位疑古先生，我希望他倆是朋友，可以時常會談。）古之皇帝豈能遠勝於我們的執政？他正在那邊抖瑟瑟的害怕着呢！

那篇「祭秦王文」是很有趣的文字。祭文我見得很多，無非痛悼贊美不休，真真是「肉麻當有趣」。至於把他做得和檄文一般的，你們見嗎？我想你們還沒有見呢。「祭秦王文」就是那麼一篇妙文。開首說了一段，我記不大真了，總是說：「你的死是自作自受的。我列舉你的罪過，你試聽咱！」下面便一條一條的指示着。每一條首，都標着「」字，乍然一看，簡直不多不少是一篇檄文。而且全文是異常的冗長，更足見朱元璋的令郎是死有餘辜

的了。這在當年，必也是宮闈秘密，不可外揚的家醜，我們今日何幸而得見之。秦王的過失是些什麼，倉卒間不能記錄，只記得斥他的荒恣有一椿最可笑：他使宮人以墨塗面，用大紫茄二枚綴於兩肩，使人肩之而行。閉目思之，威何光景？還有秦王暴卒的狀況——秦府的原報告——亦記載甚詳，惜時促，亦不及記錄矣。原文入我的札記中只有三節，都是很短的；長的來不及抄。兩條是殺人，一條是零碎事。茲各引錄。

「奉天門晚朝奏，犯人常昇孫格下家人一十六名，火者七名……奉聖旨：「但是男子着王那裏都廢了，妻子就那裏配與人。欽此。」」

火者不知是指什麼？是否指的是僕役們？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錦衣衛百戶郝進傳奉聖旨：「藍總兵通着軍前衛指揮千戶百戶總旗小旗造反，凌瀾了。着王那裏差的當人同郝進去，將會甯侯并他的兒子都凌瀾了，家人成丁的也廢了，婦女與甯府配軍。馬匹多時，牽兩三疋回來，其餘的交在甯府。家財解來京城，來東勝馬匹多。好生機密！着那裏不要出號令。欽此。」」

這一條較為重要。藍總兵是藍玉，明朝開國大功臣之一。史稱洪武廿六年誅玉，與此合；又稱此獄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元功宿將相繼盡矣，與此亦合。王大約是指晉王，從下文屢言晉府知之。會甯侯是誰，待考。只這兩條，朱元璋的殘忍已如見；不出號令，族誅功臣，更覺森然可怖。因此想起「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這句話，不禁替古人擔憂。遺老遺少們曷勿三思之？

「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晚朝，於右順門欽奉聖旨：「你同去和你王說，祭了社稷同燕王一同來。着你王差人去和

最近出版之

文學研究會

上海出版
中國文學研究
英文常用一萬字
三十三年落花夢
實價五角
實價四角
實價三角

以前所印六種，不日亦將再版。函購請向：「上海，開北，香興路，仁餘里二十八號，文學研究會」接洽可也。

燕王說，弟兄兩箇一同到京。欽此。

這是節錄的，其上有使者到日及姓名。所謂「你王」，大約亦晉王。其時秦王早死了，只有晉王和燕王封地相接；且在此書中賜晉王諭甚多。按史在二十九年後未言二王入朝，殆終未實行耳。

此書以外，更有原抄本皇明祖訓一部，用黃綾包裹。我因繕檢前書，遂未及看，不知那裏講些什麼。按史稱洪武二十八年九月頒行皇明祖訓，並謂後世有言更祖訓者以奸臣論；則此書中必有很關重要的朝章國故，惜不能一目十行，一并閱覽之。

點查的時日是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地點是景陽宮御書房。

四月十三日記。

一件爛棉襖

鄂生

家傳的一件爛棉襖，破到幾乎不像棉襖了，棉絮因為露出了臉，沾了灰塵垢污，同藍布面子一樣地轉為油光光的黑。

冷呀冷！風穿過棉襖的罅隙，刺着肩膀，刺着腋下，刺着背心，也刺着前胸。當不住呀，當不住呀，於是勉勉強強去買了一件新的，這自然是爲着要活。

古語云，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現在脫一句調（僅僅脫調），新襖來而後擺架子：不行，不行，沒有一件舊棉襖，沒有一件爛棉襖，不就證明向來沒有穿過棉襖麼？沒有穿過棉襖，當然也沒有穿過短衫，也沒有穿過長衫，這不就是裸體麼？裸體是野蠻，比亡國奴更可恥，亡國奴猶可，向來是裸體，其辱不可堪。——這樣想，便莊重地把那件爛棉襖檢起來。

那件爛棉襖有歷史呢：二十四世祖穿了牠去喫鄰村的喜酒，曾邀一位戴紅花的大姑娘瞟他一眼；十八世祖請他的仇人喫清脆的

巴掌，博得旁人一陣喝采時，也正穿着牠；除此，列代的祖宗逢到昏喪喜慶總穿着牠。勢輪覺得身軀擴大，高舉了，儘擴大，儘高舉，巍巍乎，巍巍乎，俯視「你們」，俯視「他們」，何藐小乃爾！何低微乃爾！華胥是我，大國民是我，什麼什麼也是我，總之，好的都在我這里。——於是重行披上那件爛棉襖；心情與從前不同了，似乎一點沒有風，似乎穿着錦繡那樣光輝。

一切的棉襖簡直不在眼裏，無論是着裁原舊，無論是杭紡縐縐，我有我的爛棉襖，儘夠安身立命的了。作詩曰：

我不欲歌杭紡的柔軟，

我不欲歌絲綿的輕暖，

我不上衣莊也不找裁縫，

你穿得漂亮我也不要看；

我有祖宗傳下來的藍布襖，

牠的歷史這麼長這麼榮耀，

你有麼？你有麼？

拖一片，挂一塊，勝過皇帝的龍袍。

風自然照樣地穿過棉襖的罅隙，刺着身軀的露出的部分。但這有什麼緊要呢？耽了禮悅似的，早已「似乎一點沒有風」了。而要活的事情在禮悅裏本來不成問題，自可不提。

安分

O. K.

我們的老先生所最讚賞的是安分守己，不管開事的小孩子。他看見一個活潑一點的小孩子，喜歡在天井裏弄泥土的，或喜歡在